

古瑪河紀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陶洪著



陶

洪

古

瑪

河

紀

古玛河纪行

陶洪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9号 邮编: 830002)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375印张 120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7-5731-1575-3/I·558 定价: 3.80元



本命属龙，喜欢水，幼年几次溺水历险，“先生”曰：命大。1960年春，随父母“游”离阳澄湖，来到了玛纳斯河畔，在这里求学、务农、教书育人，当记者，屈指算来，三十三载风和雨，八千里路云和月，竟对天山大漠产生了感情。于是，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了几十万歪歪扭扭的文字，有了几十本大红证书，成了新疆新闻学会会员，兵团作家协会会员，先后服务于石河子报社和新疆军垦日报社。

自幼酷爱人文地理，想入非非，据说，亦属倔犟之“顽童”。而今，四十不惑，一事无成，只能以《古玛河纪行》奉献给养育我的故乡，献给所有真诚的同行和朋友们。

陶 洪

序

王中俊

作为一个在石河子工作生活了近30年的人，一个在石河子市担任过市长的“父母官”，对玛纳斯河流域我怀有深深的眷恋，那里有我无数的同事和朋友，那里有我们一代人的青春和事业，玛纳斯河哺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大概也是出于对这条母亲河流的同样感情，陶洪不畏骑车之劳苦，风尘仆仆采访了玛纳斯河沿岸，并为我们奉献出了这份精神产品。

这部12万字的《古玛河纪行》，以新闻的写真，散文的笔调，再现了玛纳斯河两岸在改革开放中的变化和发展。从金泉喷涌的哈萨克民族乡到石油新村百口泉采油厂，从古丝道上的华侨农场到正在步出狭窄天地的沙门子，中国的大西北这条最古老的河流两岸，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记者的笔下石门子风情宛如一幅风俗画，杨家湾的民族情撼人心魄，还有那驰名中外的中国美利奴羊的故乡紫泥泉、玛河明珠红山嘴电厂、西部的聚宝盆玛纳斯湖，点笔成墨，泼墨成彩。可以这样说，《古玛河纪行》是玛河流域今昔一个缩影，它记录了昨天，展现了今天，透视出明天。玛纳斯河是条充满开拓精神和生机勃勃的河。

《古玛河纪行》还以卓然的风姿推出了“风云人物画卷”，人物虽不多，却颇有代表性，这些以记录不同时期、仍生活在玛河流域的风云人物，成为数百万玛纳斯河开拓者

的代表。无论是那个无愧的新时期的创业者王安东、治沙专家黄丕振，还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侦察队长朱明宣，以及人称“酒星”的金刚，“棉纺通”王麟炳，乡镇企业家柴富芳，上海知青林若怡，“农民大校”刘观吉，他们谱写了壮丽的画卷，没有这样一大批勇于献身边疆事业的人，就没有今天的绿洲，为他们树碑立传，这是新闻工作者的历史使命。“风云人物”中的报告文学，是一曲曲开拓者的奋进之歌，催人振奋，给人鼓舞。

陶洪同志从事专业新闻工作时间还不算长，他曾经当过农场连队的文教、新闻干事，亦教过书，几经努力，已发表过几十万字的新闻作品、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他热爱党的新闻事业，《古玛河纪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畏艰苦，以苦为乐的精神，正是真正新闻工作者必备的要素之一。干新闻要吃苦，党和人民利益需要我们吃这个苦，要干好这项工作，单靠“聪明”是远远不够的，“精神不运则愚”，有天才而不勤奋，智慧之花就会枯萎。要一生勤奋，持之以恒，就像骆驼横越浩瀚的沙漠一样坚韧不拔，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负重奋进，报效人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欧阳修总结的这条历史经验，今天仍然适用。我们要为边疆的振兴，新闻事业的发达，在本职工作上造福社会而忧而劳。

《古玛河纪行》的出版，无疑是绿洲新闻界的又一个骄傲，在石河子这个人才辈出的军垦新城，过去出现过一批颇有成就的诗人、作家、画家，为绿洲锦上添花，而绿洲的新闻界，如今又绽开了一束扎根于沃土的智慧之花，我和我的同仁们都为之由衷高兴。

我以为，在当前“下海热”的浪潮中，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要发扬这种勇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精神。刘少奇同志1948年《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提出，记者要经受艰难困苦考验，他说：“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有一个好的风气，争着到最艰苦困难的地方去，到斗争最激烈的第一线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懂得，斗争最激烈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最需要记者，也是记者大有作为的地方。五六十年代，新疆新闻界的同仁们，也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深入南北疆牧区、工矿，采写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稿件，造就了一大批很有成就的新闻工作者，这已成为我区新闻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现在的条件已今非昔比，交通、住宿、饮食等发生巨大变化，那种背着干粮袋，风餐露宿的采访少了，迎来送往的采访多了，由此，良好的新闻作风在一些人身上开始淡化，部分新闻工作者喜欢泡会议，进馆子，到基层去的少了；喜欢到招待好的地方去，到偏远、条件差的地方去的少了。有的人说，现代化的条件，给记者工作带来两个危机，一是增加记者工作的惰性；二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关键仍取决于新闻工作者自己。今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在人民日报国内记者工作会议上，就加强新闻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素质问题，强调要牢记江泽民同志的要求，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他说，一切有志于在新闻工作上干一番事业的同志，应该走下去，沉下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从人民群众中、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智慧

和营养。我们的新闻事业只有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才有勃勃生机。在新闻宣传队伍中，要大力倡导勤奋学习、勇于创造的作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作风，自强不息、乐于奉献的作风。有了这样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好队伍，就能更好地承担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这是党对新闻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也是广大群众对新闻工作者的希望。

在绿洲不再封闭、沙漠不再沉寂的新的社会发展势态下，新闻工作者亦应抓住机遇，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社会。

王中俊

1993年6月21日于乌市

目 录

1 序

王中俊

录

玛 河 沿 岸 散 记

1 我骑单车访玛河

9 金泉喷涌旱卡子滩

12 深情的清水河

15 今日紫泥泉

21 红坑采金一瞥

24 阿衣夏和果园

27 哈萨克女子读书热

30 石门子风情

34 情系深山

37 “跳槽”来的矿长

40 他们是玛河哨兵

43 玛河明珠——红山嘴电厂

47 人生的驿站

56 一条多彩的画廊

59 为了甜蜜的事业

63 古丝道上华侨镇

66 安集海的常熟人

70 小小的小李庄

- 74 金桥架在杨家湾
78 玛河两岸弄潮儿
84 石河子草板厂何以停产
87 亦愤亦忧话“三乱”
92 小船也能闯大洋

95 炮台漫步

100 走出沙门子

104 下野地有一片星

109 这方热土又热了

112 小拐觅踪

115 白碱滩见闻

119 心中的百口泉

123 玛纳斯湖一枝花

风 云 人 物 画 卷

129 无愧的歌

145 亚洲第二李小龙

164 “酒星”金刚

172 我们的大林

176 绿洲有个“棉纺通”

180 治沙专家黄丕振

190 星火奇葩

198 王震将军的侦察队长

211 闪光的“乌金”

215 “农民大校”的风彩

221 后 记

我骑单车访玛河

骑单车访玛河

1992年10月15日，茫茫的夜暮中，我骑着那辆“飞鸽”驰进石河子市，看着熟悉又陌生的市区和闪烁的灯光，我禁不住心头一阵激动：“啊，玛纳斯河，我终于‘游’出来了。”至此，这次前后历时23天实际行程600多公里的古玛河之行总算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连数天，每当我坐在灯下展开稿纸，那一个个人物，一个个场景，历历在目，仿佛我又置身在这条生命的大河中……

初衷源于历史和现实

玛纳斯河，是准噶尔盆地最大的内陆河，它发源于天山中部，在和静

县境内的冰川区生成，流经玛纳斯县、沙湾县、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最后注入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境内的玛纳斯湖。从中部天山最高处流到准噶尔盆地的最低处，从源头到玛纳斯湖全长456公里。

玛纳斯河是条历史十分悠久的大河，史书中早有记载，它是古代丝绸之路北新道和古驿道上的必经之河，也是乌鲁木齐至伊犁路上最大的一条河流，据记载，最大年径流量达15.57亿立方米，最小年径流量为10.94亿立方米。数千年以来，人类在它的流域内居住、劳动、繁衍生息，这里曾演出过人类历史上一幕幕悲壮、激烈的场景。近40年来，玛纳斯河流域成为新疆重点开发区，两岸先后建起了一批现代化城市和集镇、居民区，玛纳斯河哺育着百万各族人民，这个区域已经成为重要的粮、棉、油、蕃茄，以及轻纺工业和电力生产基地。

32年前，我随父母从阳澄湖畔来到玛纳斯河畔，逐渐感到了玛河流域的深沉感，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曾有过刀光剑影、浴血开垦的纪录。我在石河子垦区的136团采访，见到玛河旁一个个墓碑，那碑上刻写着逝者的姓名和籍贯，他们几乎来自大半个中国。当年，他们和无数的拓荒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玛河流域，伴着玛河而来，枕着玛河而去。今天，更多的玛河人，历尽沧桑，随着时代的脚步一同跨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对于他们在改革大潮中的喜怒哀乐及这块土地在改革中的巨变，我们新闻工作者应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决心走走这条玛河。

最初的想法，我告诉了一位朋友，在我的游说下，他也动了心，随之考虑的便是时间。8月24日，在玛纳斯县委书

记的介绍下，我们骑车向玛河上游的天山深处出发。

天山深处的采访，行程150公里，采访8个单位，50多人，有牧民、民工、采煤工人、解放军战士、林业干部及水利专家，收获颇丰。向口内有关报刊发了两万多字的文稿。但这段自行车采访，也使我这位作家朋友力不从心，难以继续前行。无奈，我只得单车沿着玛河两岸向前走。我决心一定要见到玛纳斯湖，完成这次“自己找苦吃，自己找饭吃”的采访，我相信，玛纳斯河不会让我徒手而归。

三访筛沙民工

跨过玛纳斯河大桥，上游兴建有四个梯级电站和巨大的引水干渠，如今的玛纳斯河只通过每年的洪峰期泄洪排沙，大量的沙石留在这片宽阔的河床内，给远道来的“淘金者”提供了发财的机遇。途经这里时，我意外地发现了干涸的河床内到处是内地来的筛沙石料的民工，他们一把铁锹，一个筛子，从早干到晚，许多人只在河床边的高坡上挖个地穴，搭个地窝子，一住就是几年。有一对安徽来的夫妇，带着三个孩子在这里筛沙，8岁的女儿整天陪弟妹与沙土打交道，看着真让人难过。我们席地而坐，尽管彼此还随和，民工们仍吞吞吐吐。不远处有个“四川村”，洞穴似的住宅，破棉絮被黑得辨不出本色，室内苍蝇嗡嗡叫，我想找几个人聊聊，竟无一人在场，安徽籍的民工告诉我，四川人正在给拉沙石料的汽车装车，我改变了原定的采访计划，决定第二天再来采访。

再次来采访，那位安徽籍女人开始道出了真情，她有5

个儿女，两个大孩子在家，她丈夫原是乡村代课教师，只因月薪低，带着家人到新疆谋生，他们在南疆农场也干过，到这筛沙才一年。我问她哪里好，她说：“这比咱家好，咱那里靠天吃饭，天不下雨你再干也白搭。”要说苦，她认为，

“再苦，只要能挣上钱也值。”在“四川村”，一帮民工正捧着碗吃新疆拉面，一位当地的“老板”在给民工记账。这帮民工是由这位老板雇佣的，民工筛沙，老板负责拉运推销，分成比例，双方协定，倒也相安无事。在铁路桥下筛沙的一帮湖北民工则不然，他们的老板“太坑人”，结果他们脱离了老板，自己筛沙自己推销。这是些十分能吃苦的民工，他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为建筑行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沙石料，每天可得20至30元收入，有一位65岁的老汉，在这干了3年了，至今仍无“退休”的打算。

天微明，我赶到玛河大桥，看民工走出“洞穴”，支起筛子。他们的生活极简单，动作也极迅速，两分钟起床，扛起工具就下地，室内无需留人看守，破烂的家舍无人会要，不必担心有人去偷。太阳出来时，我选准一个景头按动快门，当我再次举起相机时，一位民工却叫了起来：“他在照相，快把机子抢下来。”立时，有两个民工停下了手中的活，其中一个小伙子向我走来，我放下相机，平静地走到民工面前，这一来反使他们不安了，那位女民工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她是河南人，在这里这么狼狈，要是让家人看到了太丢人。我照例推着车子穿行在筛沙的民工队伍中，忽然一个头戴棉帽子的老人引起了我的注意，经了解他是从四川仪陇县来的，儿子不管他，他只有出来谋生，当我提出给他照张相时，他颇为高兴，问我要不要收钱。

下午，我又来到那个“安徽村”，只见三个小姐弟在“家”，那个8岁的女孩正在切菜，最小的孩子看到来人跑进里边。他们的父母都去筛沙子了，我叫3个孩子出来照相，女孩推着弟妹踱出家门，站在那个窝棚门口，幸运的是，正在远处筛沙子的安徽人没有发现，我沉重地举起相机，快速掀动快门，道声“小朋友，再见！”骑上自行车逃离了“安徽村”。

渡玛纳斯河

10月7日，我结束了沙湾县黄渠村的采访，径直向西北方向奔去，出了村子便是戈壁荒滩，自行车在古人征战过的戈壁上飞驰，远处正是我要去的杨家湾。突然，一声狂吠，一只狼狗向我扑来，我急忙跳下车子，用自行车抵挡狗的袭击。正在这时，从一堵残墙内（大概是多年前的旧羊圈）走出一个老人。惊恐稍定，我问他这里怎么叫“杨家湾”，老人手指着远处戈壁说，那里过去有家姓杨的人，从内地迁来这里居住，他住的那个地方正好是玛纳斯河转弯的地方。我顺着老人的指引，沿着弯弯曲曲的玛河西岸，走进了杨家湾村。

杨家湾村林木茂盛，玛纳斯河绕村向东北又折向西，河的东岸就是生产建设兵团147团二连，自1983年开展场乡共建两个文明以来，两岸群众情同手足，为发展经济做出了贡献。1987年，二连和杨家湾村团支部双双荣获团中央“全国农村青年之家新星杯”二等奖。接待我的村党支部书记老高，谈起二连对杨家湾村的帮助，由衷地赞叹道：“二连有个

好连长，我们俩就像亲兄弟。”他说的这位好连长，就是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王玉民。我决定要渡河到二连见见这个王玉民。

玛纳斯河从五级电站以下河床干涸，但在沙湾县境内的柳毛湾乡一带，由于上游灌水和碱水排放，这里的河床内芦苇丛丛，水深至膝，骑“飞鸽”肯定是“飞”不过去的，我执意要扛车过去，高书记说啥不依，亲自给我找来一位村民，套上马车送我过河。车把式很热情，他说，50年代这里河水很大，马车根本过不去，冬天这里是天然的溜冰场。车把式很老练地吆喝着马车，车到河中心，河水竟没了马膝。这时，夕阳如血，映照着河面，我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玛河风光中，马车不知触到什么，一个颠簸差点车倒人翻，幸亏车把式紧紧抓着我的“飞鸽”。他真是个成熟的驭者。车过河对岸，我们挥手道别。

我要见的这位王玉民，并没有西北人那种粗犷、高大，他仍似中原大地的读书人，中等个，清瘦精明，谈吐爽快，无话不说，家史、连史、玛河故事，我们直谈到深夜。第二天拂晓，连队广播里传出王连长的声音，我细听他在安排这几天拾棉花、削甜菜的任务呢。早饭后，我要启程了，王连长派来一辆拖拉机，目送机车把我送过玛河，霞光中，我向王连长，也向玛河边这块土地挥手告别，骑车向玛河下游的炮台、沙门子驰去。

站在玛纳斯湖腹地

一路采访，一路奔波，36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行车百十公里，一路上那秋色染黄的梧桐和胡杨树，令人陶醉，当

我驰过百里油田的克拉玛依市，穿过白碱滩，越过百口泉采油厂，向玛纳斯湖奔去时，环顾四野，方圆近百十里无一棵树，无一个人，甚至连鸟雀也没有，戈壁沙梁一道又一道，我第一次感到了“天涯无尽头”。在空旷的戈壁沙海上，我的心缩紧了，此时最担心的是“飞鸽”没气，这次车行玛河既没带修车工具，也没带气筒，几天前，脚踏子出故障，侥幸连推带骑到了小拐农场，终算没有误事。而眼下如果出了毛病，可真是哭天不应，叫地不灵了。我不得不在经过颠簸路段时下来推一阵子车或者减速，宁肯走慢点，也不能使车子出问题。苍天保佑，戈壁沙滩没使“飞鸽”搁浅，10月13日下午，我终于来到了西北边陲的聚宝盆——玛纳斯湖腹地的盐场。

我风尘仆仆，蓬头垢面，惊得盐场的职工们好似见到星外来客一般。党支部女书记仔细审查了我的记者证件后，端详了我约30秒钟，仍将信将疑，她大概怀疑骑车百里到盐场定有偷盐之嫌，否则何不随首长们坐车来呢。所幸的是，场长和副场长们“阶级斗争观念”较为淡薄，大谈经营之道，盛赞玛纳斯湖不但含有丰富的石盐及芒硝资源，而且卤水中还伴生有丰富的镁盐、钾盐、氯化硼、溴等多种化工资源。盐场的条件是艰苦的，吃水、吃菜要到克拉玛依去买，冬夏温差100度，我由衷敬佩，身居戈壁沙海深处的盐工们，他们有多么顽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啊。一位叫陈豫生的科长，原是石河子132团的干部，为了地方工业的发展，毅然从绿洲调到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盐场。谈起盐场的发展，他充满了信心。这里湖矿总面积600平方公里，总石盐贮量15亿吨，如此丰富的资源，盐场人怎不自豪。